

▶ 现在位置: 首页>期刊文章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掠影

封面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战期间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临时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均出身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同时也培养了许多国际知名的人文学者如何炳棣、王浩、殷海光等。1949年后，中国重大科技成果的完成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其中主力科学家多是西南联大学生。当时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说：“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传统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做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

封二上 西南联大清华校领导合影，1941年夏摄于昆明迤西会馆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梅贻琦校长在30年代初曾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集三大名校之教授，可谓大师云集。在极为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他们表现出“刚毅坚卓”的精神，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热忱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教授们初来昆明，大多租住在文林街一带，文林街遭日本飞机大轰炸后，遂搬往郊外寄居于村庄和寺庙之中。当时，闻一多教授一家八口和华罗庚教授一家六口合住三间小瓦房，闻一多与华罗庚据中间一舍，以布帘隔开，“布东考古布西算”。

附图1：潘光旦教授住宅旧址

附图2：在永丰寺，吴大猷装成了一台大型色谱仪

封二下 西南联大学生在图书馆学习

“尽筋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句词。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教室是土坯墙铁皮顶，有时逢大雨听不清教师讲课，干脆是停课赏雨。学校图书馆座位不够，遍布联大周围的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的阅览室。在此国难期间，学生的求知热情复带有一种文化使命感。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得以承传，西南联大的学生起了重要作用。

附图3：被炸毁的联大新校舍

封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并正式宣布联大结束，立碑于昆明原校址以纪念。纪念碑又称“三杰碑”：闻一多篆额，冯友兰撰文，罗庸书丹。其碑文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附图4：西南联大校歌

附图5：西南联大校训



科学文化评论